

### 洙泗书院：儒家文化之源



□ 本报记者 高峰

离开人流如织的孔府孔庙，往东北行驶四公里左右就是洙泗书院，红砖灰瓦，静卧在一片麦田中。泗水如带流其北，洙水如玉绕其南，往西南一公里就是孔林，那是孔子和后裔的安息之所。

公元前484年，孔子结束了十四年周游列国的颠沛，自卫国返鲁，在洙水与泗水环抱的这片高地停下脚步。此时的他已年近古稀，政治理想屡遭挫折，在生命的最后五年，在这里删诗书、定礼乐、赞周易，聚徒讲学，以磅礴的文化创造力，将洙泗之滨化作中华文明的精神圣地，这里无疑是儒家文化的源头、根本所在。

孔子弟子曾子对夏说：“吾与汝事夫子于洙泗之间。”后世据此认定“夫子设教于洙泗之间”，这也是后来洙泗书院之名的由来。

洙泗书院旧称“先圣学堂”，也称“孔子讲堂”“仲尼燕居堂”。宋孔传《东家杂记》记载，《春秋》《孝经》完成后，孔子于此堂下斋戒，面北斗而拜告。元至元三年（1337年），孔子五十五代孙、世袭曲阜县尹孔克敏出资在讲堂旧址修建庙学合一的书院，定名洙泗书院，确立了“祭讲合一”的规制，使书院成为兼具祭祀与教育功能的文化圣地，其名称一直沿用至今。

清康熙五十三年（1714年），大风拔木，屋瓦皆飞，霰大如梨，洙泗书院遭到严重损毁。次年，经孔子六十七代孙、衍圣公孔毓圻重修，达到了现在的规模。

洙泗之间，维其有章。洙泗之间的这处学堂，是孔子创立的中国历史上最早最成功的私立学校、学府。约100年后，古希腊柏拉图才创设了欧洲历史上第一所固定学校——“柏拉图学园”。孔子晚年在洙泗之间修书、讲学，由此“夫子之文章，可得而闻”，“洙泗”遂成为孔子、儒学的代名词或标识语：孔子整理的六经被称为“洙泗之书”，孔子之学被称为“洙泗之学”，夫子之道被称为“洙泗之道”。宋代岳麓书院建成，称“潇湘洙泗”，天下书院皆“学宗洙泗”。

现在的洙泗书院，占地约29亩，院内建筑分三路，中路前后两进院落，依次有大门、二门（讲堂）、大成殿、东西两庑。院内古柏苍劲挺拔，碑刻林立，古意盎然。很难想象，就在2500年前的这方圆之地，带着弟子栖栖遑遑归来的孔子，在此“韦编三绝”，以“思无邪”为标准，从三千余首诗中精选三百零五篇，使《诗经》成为儒家教育的核心教材。他“有教无类”，弟子三千，贤者七十二，来自鲁、齐、卫、楚等国，在那个战乱纷争、物质匮乏的时代，谈经论道，“仁者爱人”，聚光成火，生生不息。今天的这里，虽已听不到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师徒的弦歌之声，但这里已固化、承载了中华文明最深刻的精神基因、文化记忆。

历经风雨沧桑，现在的洙泗书院迎来了新篇章。现存的洙泗书院，不仅是历史遗迹，而且还成了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活态载体。2013年，洙泗书院国学学院成立，开展国学讲堂、公益教育等活动，邀请国学大家前来讲学，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子。2024年8月，曲阜师范大学与曲阜市人民政府签署洙泗书院保护利用协议，洙泗书院的日常运营管理移交曲阜师范大学。曲阜师范大学孔子文化研究院院长、洙泗书院院长王钧林教授带领团队承担起了重建洙泗书院的重任。据他介绍，新规划的洙泗书院被赋予研究、讲学、交流、礼乐、藏书等多项功能，促其焕发新机与活力，建设成为东亚经学重镇、一座传统与现代双优、上学与下达两美、传承与创新并重、具有世界影响与美誉的儒学圣地书院。

洙泗书院2025年6月出版的《洙泗学报》发刊词里提出：“面向世界，坚持赓续洙泗学脉，阐明知行学理，融贯百家学术，光大中华文化，守正创新，积极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……”一个有强烈使命担当的新“洙泗学派”正在成长。斯文在兹，继之者任重道远。

### 《齐鲁医派文库》首发

□记者 王原 通讯员 郭立伟 李艳凤 报道  
**本报讯** 近期，由山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规划指导，国医大师王琦、王新陆作序，岐黄学者、山东中医药大学原副校长王振国任总主编的《齐鲁医派文库》首发。山东中医药大学相关团队淬炼廿载，全面汇集了齐鲁医派历史文化、医籍考证与整理、医家临证经验等文献资料，标志着齐鲁医派的传承与发展迈入了新的里程。

《齐鲁医派文库》首批出版7种共12册，分别为《齐鲁医籍丛刊（医经卷）》、《齐鲁医籍丛刊（伤寒卷）》（上、下卷）、《齐鲁名医汇考》（上、中、下卷）、《齐鲁近现代中医名家传略》（上、下卷）、《齐鲁当代名老中医学术经验辑要》（上、下卷）、《齐鲁优秀中医药人才临床经验集萃》、《齐鲁中药炮制技术辑要》。



图①：一元剧场传统大戏《坐桥》演出出现场 图②：《坐桥》“校场发兵”片段

序；一块钱的门票消费，也让观众逐步培养起买票看戏的习惯，促进了演出市场的培育。”

启动6年来，“一元剧场”已累计演出近400场，政府投入逾260万元，受益群众达20余万人次。每到传统节日，“一元剧场”越火爆，到了过年，更是免费连演10天20场大戏。演员高兴地看到，来看戏的观众有了不少年轻人的身影。

观众越来越多，剧团也琢磨着怎么更好地优化服务。“收了门票，我们也将做出更多努力，更好地了解观众的兴趣、偏好。”王滕说。

“一元剧场”演出6年来，王滕感觉很多难题被“盘活”了。“一元剧场”不仅创新了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供给模式，还撬动了地方戏曲院团管理模式的改革。王滕解释，借由“一元剧场”，曹县文旅局有机融合了县剧院、县剧团两个并列的文化单位。让原本各自收支、艰难维生的剧院，有了常态化演出，同时利用财政补贴进行了设备更新；让原本无场地、无钱缴纳场地费的剧团，有了固定排练和演出场所，真正实现了两家单位的互利共赢。2021年，曹县将县剧院和县剧团正式合并，成立曹县地方戏曲研究保护中心，理顺了体制机制，形成了更强的创演合力。

改革为观众带来了真正的实惠。“一元剧场”解决了剧团长期无戏演，群众无戏看的困境，让戏迷在家门口就能享受文化盛宴，为延续“一元剧场”品牌，曹县地方戏曲研究保护中心从剧场服务、剧目排练到人才培养等各个环节紧密配合，不断满足群众的多元需求。观众希望演出增加一些新作品，中心就复排了《千古奇冤》《老羊山》《豹头山》《樊梨花征西》等十余部经典传统剧目，挖掘整理了《五世请缨》《花打朝》《泪洒相思地》《探阴山》《三娘教子》等多部传统豫剧，近50部大戏轮番演出，满足不同年龄段戏迷的偏好。观众要看新戏，中心就创作了《福寿镜》《樊梨花征西》很受戏迷喜欢，口碑不俗。演了34年戏的王菊，在“一元剧场”感受到了戏迷的极大热情。“只要观众满意，我们演员无论多累，也开心。”

### 为何是一元

“不能小看这一块钱。”曹县地方戏曲研究保护中心主任王滕解释，每场演出的门票收入，其实连剧院的电费支出都不够。作为公益性惠民演出，“一元剧场”的一块钱票价更多是象征性收费。不过，这个小小的一块钱，却让观众有了花钱看戏的感觉。“每个观众都凭票入场，维护了剧场演出秩

### “一元剧场”有多火

7月15日中午，暑热虽盛，难挡戏迷热情。离大戏上演还有两个小时，曹县剧院已经迎来一批观众。一些老年戏迷拄着拐杖，甚至坐轮椅赶来，只为过一把戏瘾。下午两点，这里将准时上演时长近3小时的豫剧传统大戏《秦雪梅》。

曹县素有“戏曲之乡”的美誉，戏曲文化历史悠久，这里戏班多、剧种多、名家多、戏迷多。柳子戏名家张春雷，两夹弦名家王玉华，“豫剧五大名旦”中的马金凤、崔兰田，都是曹县人。在曹县，剧团所到之处，鼓点一响，人山人海。深厚的戏曲根基，让很多曹县人爱戏到了痴迷的程度。

家住曹县南关的李玲是资深戏迷，也是“一元剧场”的忠实观众。剧院修缮停演时，李玲就到公园找民间戏班听戏，总觉得不过瘾。7月1日起，“一元剧场”恢复演出，李玲和她的戏迷朋友又欢聚在这里。来自倪集街道的刘汝珍入场时还带上了三脚架，准备拍点片段发自媒体。“别看我们是县级剧团，但天天演大戏，水平很高，外边的剧团比不了。”

邵思学、陈广超更是场场不落追“一元剧场”。演出当天，他们早早买了票，坐到了最佳看戏位置。“一元剧场”自2019年启动以来，已演出近400场，像《秦雪梅》《樊梨花征西》《坐桥》等经典剧目，他们已数不清看过多少遍。

邵思学早年常跑出去三五百里地看戏，还去过河南很多次，但看来去，还是觉得曹县剧团演的大戏《樊梨花征西》《福寿镜》《刀劈杨藩》《穆桂英下山》，唱腔更对味、更正宗。他骄傲地赞叹：“去哪儿看戏，都不如在曹县看。曹县的大戏，无论哪一代演员演，都有韵味儿！”

舞台上，宰相之女秦雪梅与官宦之子商林自幼定亲，两小无猜，却历经各种波折，最终阴阳两隔。坚贞不渝的秦雪梅，冲破封建礼教束缚，赴商府祭奠爱人，为观众吟咏一曲爱情绝唱。戏中最精彩的“吊孝”这出戏，是秦雪梅近30分钟的独场戏，年轻演员马樱芳演得悲恸哀伤，声嘶力竭。台下观众聚精会神，跟着抹眼泪。这部戏陈广超在“一元剧场”看了很多遍，仍觉得每次都有新看头，他能感觉到演员在唱腔、表演上的精雕细琢。“这么热，来了几百人。演得不好，大家能来吗？”

### “一元剧场”为何受追捧

2019年7月20日晚，“一元剧场”首场演出在曹县剧院拉开帷幕，豫剧名戏《拍花轿》上演。500多名戏迷将剧场坐得满满当当。演出完，好评如潮。“一元剧场”一开演就大获成功，打出了名气。6年来，“一元剧场”几乎场场爆满，到了节假日，观众要提前几个小时到场买票，有时剧院过道都坐满了观众。

“一元剧场”之前，曹县剧团没有固定演出场所，邵思学就追着剧团到处跑，剧团去哪里演出，他就跟到哪里看戏。“还是剧院效果好，灯光、布景、音响和环境都好。”邵思学总觉得这一块钱“花得非常值”，不光每个人都有座位，他还发现在剧场的大舞台上，演员能尽情地发挥。

观众获益，剧团、演员也获益。曹县剧团是有着几十年历史的老团，曾聚集了不少山东梆子、豫剧名家，也储备了各类人才，但2019年之前，剧团一直没有固定演出场所，只在县城北边租了个厂房进行日常排练。除了下乡文化惠民演出，剧团很难有大型演出机会。

“一元剧场”启动后，剧团的表演场地不再局限于舞台，开启了常态化正规剧团的驻场演出，演员的表演功力、乐队的演奏水准、大戏的舞台视觉，得以真正发挥。“一元剧场”每演一场县财政都给予补贴，用于支付各项演出开支。剧团不仅逐渐购置



演员在后台扮戏

### 文化观察

□ 本报记者 师文静

一块钱，能干啥？曹县人给出的答案是“看一场大戏”。

剧院修缮暂停3个月，7月1日，曹县“一元剧场”再次热闹开演。上演的山东梆子、豫剧传统大戏，让观众直呼过瘾。自6年前启动以来，“一元剧场”已经在这个鲁西南小城演出近400场，成为当地一张亮丽的文化名片。“一元剧场”不仅带来了好戏连台，还在当地撬动了一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改革。

了新的服化道，还重新挖掘排练了多部大戏，人员劲儿往一处使，越演观众越多。曹县剧团团长伊平君发现，“剧团彻底活了”。

“一元剧场”激活剧团，也磨炼出了一批年轻演员。马樱芳感慨，《秦雪梅》是豫剧大家团立品的代表作，戏迷都很熟悉，这部戏仅“吊孝”一出就有上百句唱词和念白，非常费嗓子，演员唱腔功底不扎实就撑不下来。为了演好这个戏，她不断排练，回看录像琢磨角色，经常研究名家的表演，有空了还到外地看戏，不断观察和学习。“一元剧场”轮番上演几十部大戏，需要演员都做足准备，以便需要时能及时补上。马樱芳除了主攻青衣、闺门旦，还兼攻刀马旦、老旦乃至小生，目前在舞台上能驾驭的角色，都是慢慢实践、磨炼出来的。她说：“曹县的戏迷很专业，演员得演到位，要不对不起观众的信任和热爱。”

“一元剧场”给了演员一个展示自我风采的平台，让作品得到淋漓尽致地展现，激发了演员的演出激情。”演员王荣花演出的《福寿镜》《樊梨花征西》很受戏迷喜欢，口碑不俗。演了34年戏的王菊，在“一元剧场”感受到了戏迷的极大热情。“只要观众满意，我们演员无论多累，也开心。”

## 文化竞争的氛围，在此氤氲多年

□ 本报记者 石念军

泰山经石峪因巨幅的《金刚经》石刻闻名于世。因为规模宏大，也因书艺卓绝，这部刻在山间缓坡石坪上的《金刚般若波罗蜜经》始终广受关注。千百年来，在其周围又陆续出现一些题刻。根据2006年山东省石刻艺术博物馆的调查，这些“接龙”出现的题刻计有44处。从最早的刻经到历代题刻，经石峪犹如一个历史的屏幕，记载着一个宗教场所向文化场所的转变。

经石峪刻经被认为是国内现存规模最大的佛经摩崖石刻。刻经南北长56米，东西宽36米，面积2000余平方米，共有47行，行10-125字不等，字径40-60厘米，现存可识1051字。因无题记、经主和刻经年月等记录，关于刻经者的身份素有争论。而今学界多数认为是僧安道一作品。

关于僧安道一的历史考证亦无定论。这位名安法号道一的僧人，为北齐高僧，生活年代约为504-585年，山东东平人，经历北魏、北周两武帝灭佛之难后，认为“兼竹易销，皮纸易焚，刻于高山，永留不灭”，遂将佛经刻于石崖之上。其刻经字大如斗，被称为大字鼻祖、榜书之宗。铁山摩崖刻经《石颂》称赞其书法“精跨羲诞，妙越英踪”。康有为、郭沫若对其评价极高。

除了经石峪，东平、邹城等山间亦多有风格如出一辙的巨幅摩崖刻经作品，被视为僧安道一的作品。其中尤以邹城铁山、岗山、尖山、葛山“四山”摩崖最为盛名。随着近年来史料挖掘与考证工作的深入，这些刻于崖上的佛经经文，不仅成为书法家追慕的对象，作为研究佛教文化沿革的直接呈现也备受关注。

当《金刚经》刻上经石峪，肩负“刻在高山，永留不灭”之护法传法重任的经石峪，也就天然成为一处宗教场所。

通过那些后续出现的题刻可见，文化竞争的氛围已在此氤氲多年。石经周边明代题刻最多，共34条。其中有多处大段的儒学经典与学说思想，比如《诗经》《尚书》《王制》等儒学经典内容。在研究者看来，在佛经面前刻儒学经典，颇有与佛家争夺泰山之意。

其中有一条被认为是明代王玉的题刻，现存514字，是一篇评述儒家思想的议论文。碑文言“二典三谏之文，旭日之初升也。文王周公孔子之文，大明之丽天也”，其文把儒家思想拔至无以复加的高度，后又把子思、孟子、董仲舒、贾谊、扬雄、王通、韩愈、周敦颐、张载、二程、朱熹等儒家学者评述赞颂一通。佛经面前说儒家，抑扬之间，其思可辨。更有一则题为“经正”的刻石，被认为是与佛家争胜的代表之作。这一“李邦珍题刻”

大字刻“经正”二字，小字碑文言曰：“孟轲氏云：‘君子反经而己矣。经正则庶民兴。’石上之经亦经也。今以圣经反之，故曰经正。”

明代儒家思想活跃，特别是阳明学在士大夫阶层影响力巨大。以摩崖刻经抑佛扬儒之实，并不难理解。

当然，面对儒道的竞争，僧众也曾有所回应。但随着历史的沿革，至明代，佛教早无当年锐气。虽有争胜之心，实际早已落入下风。也正是因此，以经石峪为代表的泰山成了一个儒佛思想交锋之地，不断有人前来“打卡”争胜，形成了一部立体的思想史。而佛教也在这种竞争之下，逐渐淡出了泰山中路的轴心地带。

现在的经石峪刻经，更多是一个艺术膜拜之地。

石经西北角有一宋代题刻，其文有言：“曹阳陈国瑞子玉校学奉高……字径尺余，非人所能，历千百年不曾磨灭，岂非神力护持……”可见其对石经书法的赞叹之情。

经石峪刻经的书法属于南北朝隶书向楷书过渡期的“隶楷”。因其特殊的书艺价值，历来是书法爱好者的膜拜地和学习场所。明代王世懋游历泰山，也曾有言：“观陈国瑞题名，则北宋人已叹为神。”清代书法家、政治家刘墉作《经石峪跋文》，更直言经石峪刻经是

自己书法技艺进步的重要助力。

清代金石学复兴，经石峪刻经在学问考据与碑学临摹中成为热点。清末学者杨守敬评价：“北齐泰山经石峪以径尺之大书，如作小楷，纤徐容与，绝无剑拔弩张之迹，擎窠大书，此为极则。”

康有为更言称“自以《经石峪》为第一，其笔意略同《郑文公》，草情篆韵，无所不备”，是榜书之宗。1916年，康有为到曲阜祭孔后登泰山。此次登泰山，康有为印象最深的就是经石峪，并赋诗赞叹：“先抚经石峪，九百遗交臂……榜书谁可比，铁画而银钩。惜哉石碎裂，又被沙压覆。下笔索请碑，欲作三日休。观摩不忍去……”

德国汉学家雷德侯说：“经石峪本来是一个宗教场所，后来的题跋让它变成了一个美学场所。”亦如学者薛龙春言，尽管宋人已经注意到经石峪刻经并留下题名，但文人的到访与题刻在旅游成为风气的明代嘉隆以后才明显增多。而随着金石学在清代的流行，这些摩崖刻经甚至超越地方风景的图绘与刊印，在胜迹的塑造中起到更直接的作用。

历经千百年时间的迁移，泰山经石峪早已从当年的宗教圣地，变为历史名胜的一部分，融入了泰山作为自然与人文之地的整体。